

# 蘇俄一九七九年的經濟

萬邦寧

## 前言

自去(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西方駐莫斯科記者們屢有報導，說蘇俄的經濟有了麻煩，一九七九年的經濟計劃將遭遇困難，至於「麻煩」和「困難」到什麼程度，並無較明確的分析。

迨去年年終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九屆第二次大會前夕，俄共中央召開全體會議<sup>①</sup>，布里茲涅夫會中發表演說，對於蘇俄去年的經濟活動作了許多批評和指責。至此，我們才大致了解西方記者們所謂的「麻煩」與「困難」，並非虛構，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布里茲涅夫對於一九七九年經濟計劃的實施缺點，首先指向運輸業。他說：「黨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在一九七七年就採取一項專門性的在本五年計劃期間內發展鐵路運輸的決議，但是無論交通部，無論國家計劃委員會，都沒有保證完成此項計劃，結果，粗暴的破壞了最重要的貨運計劃，其中包括燃料、礦石、木材、穀物。」他認為「這是一個尖銳問題，特別是鐵路運輸。」說到金屬冶煉和機器製造業時，他說：「儘管生產了很多的金屬，照舊是不够用，原因有三個：第一，金屬冶煉業實現根本品質的改造太慢；第二，採用新的工藝過程的工作落後；第三、任令金屬浪費，保藏不能令人滿意，不按指示使用。」

他認為「建築業者對於黑色金屬也應負責，啓用生產能力的計劃往往失敗。若干生產現代化產品的機器製造廠的改建工作，一拖再拖。機器製造業也好，金屬冶煉業也好，祇要稍微開銷一點，就可以使國民經濟得到很大的結果。」

關於基本建設，他說：「我們建設的不算少，可是能令我們滿意的不多。建設的期限時有拖延，未完工的建設大大超過規定的標準。物資往往不用到最緊要的建築上。在這一方面不但有錯誤和地方主義的缺點，而且有自作主張的情況。」

「用了很大的力氣建設若干生產礦肥的廠，而柯斯坦采夫<sup>②</sup>同志却停止數以百萬噸計的若干生產礦肥的能力，據說是因為原

註① 俄共中央全會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見《真理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八日，第一版)。

註② 柯斯坦采夫是蘇俄部長會議化學工業部部長。

料和瓦斯不夠用。」

「魯札耶夫和平化學機器製造廠」，據他說：「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被利用了不到一半，而原因是得不到幹部的保證。」說到供應居民食品問題，特別是肉類問題時，布里茲涅夫說：「數年以前曾建設若干專業化部門，生產畜牧業和飼料業的機器，可是現在所得到的回報未免太少，一連幾年肉類的生產增長很慢，理由之一是飼料的蛋白質不平衡。」

布里茲涅夫繼續指出：「黨中央委員會還擔心某些工業品對居民的供應問題，人民消費品的生產量固然在增長，但是人民對於品質和品類的要求，顯然已超過了工業方面所提供的。最近俄共中央和各報編輯部接到的投書，抱怨有些商品，時有停止供應的情況，譬如洗衣粉、牙刷及其他說起來很瑣碎的一些輕工業產品，這是不可饒恕的。」

提到勞動生產率問題，布里茲涅夫指責：「在這一方面沒有組織性和責任感。」

除了布里茲涅夫在年終中全會上所提出的指責外，巴伊巴科夫在最高蘇維埃大會<sup>③</sup>上報告「蘇俄一九八〇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曾強調惡劣的氣候條件，嚴重的影響了農業生產。他說：「今（一九七九）年許多地方的氣候條件不利——嚴寒的冬季，繼之以乾旱，影響國內大部份區域完成農產品的計劃任務，特別是穀物……」除此之外，他也指出：「建設工作落後」，「交通工作不力」，「勞動生產力組織不良」，致使工農業生產蒙受直接間接的嚴重影響，造成去年經濟計劃的大失敗。

## 國民收入初創低成長率

失敗到什麼程度呢？根據蘇俄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發表的統計公報<sup>④</sup>來看，「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的結果，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即蘇俄全國的勞動者並非「在一九七九年爭取到社會生產進一步的增長，在這個基礎上提高了人民物質和文化水準」<sup>⑤</sup>，而是為其「祖國」創下了四年來，（也許是戰後三十餘年來）各部增長率最低的紀錄。

去年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僅有二%，是最近四年最低的一年（一九七六年最高達到五%；一九七七年—三·五%；一九七八年—四%）過去三年均比一九七九年為高。

蘇俄的國民收入，按蘇維埃經濟學家的解釋，祇包括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業和交通的淨生產。從一九七九年國民收入的低成長率，還可推斷蘇俄去年的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業和交通的生產情況，絕不會比過去三年好。

蘇俄的國民收入中，大部份被其政府用於國民經濟投資及國防費等開支，一部份用作社會消費基金；而此項基金則用於國民

註③ 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十屆第二次大會，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八日揭幕（見《真理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第一版）。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二月廿六日，第一版至第二版）。

註⑤ 蘇俄中央統計局公報的開頭語（來源同註④）。

教育、醫療、社會瞻養，以及其他各種支付和優待的開支。

以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為例，兩年的國民收入成長率爲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〇年全國職工實際收入平均比上年增加一〇%，故國民收入的增長率愈高，職工的實際收入亦愈高<sup>⑥</sup>。一九八〇年的職工實際收入增長率規定爲二·九%，其原因就是因爲一九七九年的國民收入偏低。

## 蘇俄工業的腳步開始慢下來了

一九七九年的工業成長率爲三·四%（A組—三·五%，B組—三·三%），也是最近四年來所未見的低成長率（一九七六年—四·六%），其中A組—五·五%，B組—三%；一九七七年—五·七%，其中A組—六%，B組—五%；一九七八年—四·八%，其中A組—五%，B組—四%）。

至於個別工業部門的增長率，茲就重工業與輕工業分別比較於後：

重工業方面：電力—三%（前年爲五%），燃料—二%（前年是三%），黑色與有色金屬—〇·二%（前年是二%），化學及石油化學工業—三%（前年是六%），機器製造及金屬加工工業—八%（前年是九%），森林、木材加工和紙漿造紙業—負二%（前年是二%），建築材料工業—負一%（前年是二%）。——這是重工業方面最重要幾項工業，其成長率與前年相比，均告下降，至於其次要的重工業產品的成長率，亦復如是。

輕工業增長二%（前年是四%），食品工業—二%（前年也是二%），文化、生活及日用品—五%（前年是八%）。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七九年的工業生產與成長率方面的結論，歸納爲以下四點：

(一)一九七九年超額完成年度計劃的是：瓦斯採掘，儀器製造，自動工具和計算技術的生產，個別形式的工藝設備的生產，小汽車的製造，機器製造，縫紉品的生產，文化——生活及日用品和某些其他產品的生產。

(二)未完成實際產品量及勞動生產率者：黑色冶金工業，採煤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工業，機床製造工業和工具工業，紙漿造紙工業及其他若干部門。

(三)未完成年度計劃者：採煤、鋼材、礦肥、金屬切削機床、鍛壓機、卡車、經濟木材、紙、水泥，各式紡織品、針織品、皮鞋及其他系列產品的生產。

(四)未充分保證根據合同和憑單供應消費者的有：石油加工及石油化工、重型機器和運輸機器製造、電工技術、輕工業和食品

註⑥〔蘇俄簡明百科全書〕（國防研究院出版），六四三頁。

工業各部的若干生產聯合企業。

## 農業遭遇到嚴寒與乾旱

蘇俄在去年的農業戰場上竟失敗到不堪言狀，創下最低的成長率——負四%，不但不能與過去三年的增長率相比（一九七六年——四%，一九七七年——三%，一九七八年五·四%）而且比上一個五年計劃穀物平均年總收穫量（一八、一六〇萬噸）還低。去年的穀物總收穫量祇達到一七、九〇〇萬噸。其中：小麥九、〇一〇萬噸（前年是一二、〇八〇萬噸）、玉米八四〇萬噸（前年是九〇〇萬噸）、稻米八一〇萬噸（前年是二一〇萬噸）。

在去年穀物的總收穫量中，祇有稻米的收穫量比前年多了六〇〇萬噸，關於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蘇俄的土壤改良還有卓著成績。假如蘇俄對於土壤改良和開發黑土地區的投資進一步增加，則此項生產將為蘇俄的穀物生產總額帶來另一面貌。

去年的棉籽收穫量，達到九、一六〇萬噸，比過去三年的平均收穫量（八、五一〇萬噸）略高。馬鈴薯的收穫量為九、〇三〇萬噸，比過去三年任何一年都高（一九七六年——八、五一〇萬噸，一九七七年——八、三七〇萬噸，一九七八年——八、五九〇萬噸）。至於甜菜、向日葵籽、蔬菜等，皆比前年為低。

去年的耕作雖然失敗，但畜牧業普遍上升，各部門的產量總計達到一一、四一〇萬頭（一九七八年——一一、二七〇萬頭）其中：牛四、三〇〇萬，豬七、三五〇萬頭，羊一四、八一〇萬頭。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前年是個大豐年，各種飼料必有相當儲備，故能不受太大的影響；至於今年的畜牧業，恐將另是一番景象，即使今年天候作美，在飼料儲備毫無或不甚充足之情況下，成長率將比去年下降，乃勢所必然。

## 運輸業受各方面指責

去年的運輸業，創下四年（也許是戰後三十餘年）以來最低的增長率——一%（一九七六年——四·五%，一九七七年——三·七%，一九七八年——五·四%），而最受批評的是鐵路運輸。它的運輸量祇達到三七億噸公里，不但未完成計劃，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一九七八年還低，以致引起布里茲涅夫的注意，認為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

蘇俄的運輸業，尤其是鐵路，很少受到批評。去年的作業竟在布里茲涅夫的檢討演說中，首被提出，其情況之糟當有不同尋常之處。據揣測鐵路運輸在農忙時期，表現太差，而去年的農業失敗，天候的不合作無法加以責怪，於是鐵路就作了代罪羔羊。

在運輸業方面，內河運輸也未完成計劃。不過，它是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部門，作業成績的優劣，影響國計民生不像鐵路那樣顯著，所以未被提出作為指責的對象。

## 基本建設一向落後

蘇俄的基本建設，在過去的成長率中，也以去年為最低——降到〇·二%（一九七六年——二%，一九七七年——三%，一九七八年——九%）。雖然二〇〇個新的大型工業國營項目投入生產；貝阿鐵路的建設工作進行順利，主要的道路——從烏爾加爾到共青城——已建設完成，有助於直達通車，長達四〇〇公里的貝加爾經頓達到別爾卡契特線，已經啓用，但是過去的成績和去年的努力，並未抵過去年的失敗。

除布里茲涅夫在檢討一九七九年經濟的演說中，不留情面的加以指責外，巴伊巴科夫在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報告蘇俄一九八〇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時，也在第一部份——進行中的一九七九年的經濟——指出：「基本建設這個國民經濟最重要的部門，它的改造工作非常緩慢，繼續分散資金，增加未完成的項目，導致若干項目不能啓用，結果使國民經濟不能得到大部份產品。」

蘇俄建設部門不能完成計劃，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而去年的情況或許與往年有所不同，我們不可忽視為國際奧林匹克大會場及其附屬的許多建設趕工，加之住宅建設材料不足，均為這個部門情況比往年特別不佳的牽制原因。

##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成爲口惠

去年國民經濟各重要部門的成長率普遍下降，尤其農業生產成績之差，更打破以往農業生產失敗的紀錄。在這種情形下，要實現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計劃任務，照常理說不甚可能，根據中央統計局的執行計劃結果公報看來，也是如此。

去年按人口計算的人民實際收入，自現行的五年計劃實施以來，每年的增長率均在三%以上，去年也僅維持三%的水準。

工人和職員的平均每月貨幣工資，增長二·二%，是四年來最低的一年（一九七六年——六%，一九七七年——二·七%，一九七八年——三%）。因為工資基金增長四·一%，比過去三年低（一九七六年——五%，一九七七年——四·七%，一九七八年——五%），所以職工的工資增長率高不起來。

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增長四%，比現行五年計劃前二年高，比前年的四·四%低，但未低於計劃規定的標準。

零售商品流轉額四·二%，比前年（三·九%）固然高了〇·四%，但比計劃規定的五·一%低，亦即未完成計劃。零售商品的增長率繫於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文化生活用品生產的增減。去年此三種工業全部減產，在國營和合作社營商店中無貨可供的情況下，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不能達成計劃規定任務，是可以理解的。

去年的住宅建設情況之糟，爲從來所未見，其增長率竟創下負四%的紀錄（一九七六年——一·三%，一九七七年——三%，

一九七八年（〇·七%），難怪衆口交責。住宅建設爲基本建設中之一部份，過去成績雖不能說好，但去年出奇的落後，在中央統計局的公報上仍然無法替它辯白。但可以推想而知的是，建材的缺乏（建築材料工業去年的生產成長率祇有負〇·三%）和一九八〇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場及其他附屬設備加緊趕工，在在牽制了這一部門的計劃任務。

## 對外貿易一枝獨秀

蘇俄去年在國民經濟計劃任務一片失敗聲中，唯一可以吁一口氣的，是對外貿易。一九七九年計劃上規定比上年增長四·七%，結果達到一四%，差不多增加兩倍，爲過去四年之冠。蘇俄的對外貿易，係以經互會各成員國爲對手。這些國家的工業在整體化的規劃之下，愈是長足發展，對蘇俄原料、燃料的需要也愈多愈迫切。而且這些國家除與蘇俄訂有長期（一般爲五年）的貿易協定外，每年還要簽訂貿易議定書。此項議定書通常是增加貿易額，而不是減少，故蘇俄與經互會各國的貿易一直繼續增加，而其對外貿易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一〇%以上，譬如一九七六年——一〇%，一九七七年——一〇%，一九七七年——一〇·四%。

## 結 論

從上述蘇俄一九七九年各經濟部門的業績看來，蘇俄去年的經濟計劃確已全盤皆輸，而且是戰後以來罕見的失敗。

問題是經濟計劃失敗的原因何在？若是把布里茲涅夫去年年終在俄共中央全會上所發表的演說中所指責的，或把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在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上報告中所指出的各部門的缺點，當作蘇俄去年經濟計劃失敗的原因，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我們並不否認布、加二人所提出的指責，可以構成蘇俄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發展遭遇某些困難和阻礙的部份原因，却非根本的失敗原因。

我們也不否認蘇俄去年農業的大失敗，是因爲氣候條件太過惡劣，非蘇俄現時的農業科學水準所能克服。但除此之外，去年整個國民經濟的失敗，尚有兩大因素可以說是人爲的。

第一，蘇俄去年的國民經濟投資，也創下四年來最低的成長率——一%（國家投資佔〇·七%），這與過去三年相比，相差未免過甚（一九七六年——四%，國家投資佔百分之若干不明；一九七七年——三%，國家投資佔四%；一九七八年——五%，國家投資佔六%）。根據一九七八年年終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通過的「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規定，去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增長四·九%，而實績祇增長一%，其餘的三·九%，是根本未曾動用，還是用到國防方面，這是值得重視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第二、每一年度的經濟計劃，其績效的優劣，與勞動生產率的高下成正比。去年的勞動生產率，計劃規定：工業提高四·七%，建設—四·〇%，鐵路運輸—二·一%，農業未予規定。但是執行結果：工業祇增長二·四%，農業—負四%，建設—一%，鐵路—負二·七%。這種情況是說明什麼呢？是因為去年未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嗎？事實並非如此。是因為物質刺激不夠強烈，精神鼓勵得不到滿足，對於馬列主義失望，對於前途失去信心嗎？以上這些，都有其可能性，否則不會出現令人感到困惑的現象。因為前三年的勞動生產率雖然談不到高，總算正常；譬如一九七六年的勞動生產成長率：工業—三·三%，農業—九%，建設—三·三%，鐵路—一·三%；一九七七年的勞動生產成長率：工業—四·一%，農業—四·三%，建設—三·一%，鐵路—一·六%；一九七八年的勞動生產成長率：工業—三·六%，農業—五%，建設—三·一%，鐵路—一·六%。而一九七九年何以一變至此，其中必有重大的決定因素，而發掘此一因素，是全世界研究蘇俄問題的學者專家的共同任務。

勞動生產率是表明生產力的最全面的綜合指標。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意義，在蘇俄大得不可比擬，所以對蘇俄的社會說，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它從來用盡一切方法和手段實現的一個重大目標。

列寧證明，資本主義之所以戰勝封建制度，是因為它創造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首要而根本的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寫道：「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主要的條件<sup>⑦</sup>」。為什麼？因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社會前進的最大因素，它表現出生產力向前發展；其次，勞動生產率是發展生產和增進勞動者福利的基本要素，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促進全體生產工作者的物質福利的增長。

蘇俄為其勞動者提出「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率，假如作到，不但能解決國家社會的生產問題，能提高勞動者對於物質和文化日益增長的水準，而且是將來縮短工作時間的一個條件，當勞動生產率達到更高的水準時，工作日就會逐漸縮短（美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基本要素，蘇俄去年的國民收入祇增長二%，就是由於勞動生產率降低的原因。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增加生產的主要泉源，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時也就是社會生產力的增長。蘇俄去年因為勞動生產率降低，所以一切生產部門均隨之而降。

同時，消費品價格的降低，是蘇俄人民物質福利進一步增長的主要條件，但它直接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年蘇俄的情況，我們祇能從中央統計局的公報上知道消費品供應不足，我們不能知道，蘇俄在去年一年中曾將消費品漲價幾次和若干。

註⑦〔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五九七頁（中共「人民出版社印行」）。

簡單一句話，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是表現在單位產品中的勞動總量的減少。換言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就意味着整個社會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節約。

去年蘇俄經濟範圍內各生產部門全盤未完成計劃的結果，自然就反映到利潤的指標上。蘇俄自一九六一年實行經濟改革以後，利潤指標愈來愈受重視。在財政方面利潤收入的多寡，是顯示國民經濟發展與衰退的溫度計。現行的第十個五年計劃過去四年的利潤成長的情況如下：一九七六年——七%，一九七七年——六%，一九七八年——六%，前三年平均增長六·三%，但是到了一九七九年起了巨大的變化，竟一降而為百分之一。這是蘇俄財政收入方面和各企業及聯合組織生產基金方面的一記嚴重的打擊，也是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遭受全面嚴重失敗最有力的證明。

立法委員  
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

## 「浮漚掠影」業已出版開始發售

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委鄧公玄先生，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著有「國際論文選」、「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等書，鄧氏逝世後，由其夫人張近淑女士以一年餘時間，整理遺稿，完成「浮漚掠影」一書，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尚有詩稿遺墨，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全書四十餘萬言，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

25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郵資另加）

經銷處 三民書局 正文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2樓）